

霓裳續譜

東坡續譜

明清民歌時調叢書

霓裳續譜

〔清〕王廷紹編

07105

御新印
江戶
御新印
江戶



『明清民歌時調叢書』出版說明

古代民歌是我國寶貴的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。它們以新鮮潑辣的藝術風格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，經常地給我國古典詩歌以新的營養而推動它們發展和進步。在古典詩詞戲曲逐漸趨向定型而缺乏旺盛生命力的明清時代，民歌時調却隨着人民的喜愛而獲得了新的發展。雖然由於它們過去始終處於被壓抑的地位，得不到有利的流通和保存的條件而大部散失，但從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少數結集看來，它們的形式是多樣的，語言是生動的，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感情也是極其大膽深刻的，這些，都能光芒四射地顯現了當時人民的無窮智慧，很值得我們珍重和借鑒。

自從新民歌運動像春花一樣開遍了祖國大地以後，大家

對古代民歌也愈加重視，研究探討的工作正在大力開展，因此對於許多不易得到的原始資料，就有着迫切的需要，我們這一套叢書，就是爲了供應文學研究工作者和部分宣傳工作者的參考探索之用的。

這裏所收作品，據我們看來，大部分經過了封建文人的竄改，其中還不乏他們的擬作；即使是屬於人民的某些作品，也難免不受到當時統治思想的影響，因而在這些書裏精華和糟粕雜陳的情況不能說不嚴重；但因爲它們究竟還或多或少地保存了民間文學的風格，所以我們在這次整理時，一律保留原來面目，不加刪節，讓讀者自己去分析、利用。同時我們決定用控制流傳範圍的辦法，以免發生某些不良的影響。

序

『霓裳續譜』是清乾隆六十年（一七九五）的俗曲總集，內收曲調約三十種，共計六百二十二曲，內容極爲豐富。輯曲的人是天津三和堂的曲師顏自德，惜其生平已不可考。點訂則出於王廷紹（字善述，號楷堂）之手。根據鮑桂星的『覺生感舊詩鈔』、紀昀的『瀋陽續錄』以及梁章鉅的『楹聯續話』，知道王廷紹是乾隆壬子（一七九二）舉人，嘉慶己未（一七九九）進士；也就是說，他在中舉人三年以後，中進士四年以前，編訂了這部『霓裳續譜』。紀昀曾做過他的座師。他自己的生活不大好，宅邊馬棚，門臨大道，他自撰一聯懸在門上說：『馬骨

嶮嶮，喫荳喫麪兼喫草；車聲歷碌，拉人拉馬不拉錢。」這正可看出他愛好俗文學，不以俗字俗句爲嫌，並且極有風趣。更重要的是，從這裏可以看出他那駿骨嶮嶮的兀傲風度。「霓裳續譜」自序題秣陵，可能也還是從馬棚想起來的，實際他並不是南京人，卻是直隸大興人。他由庶常改刑部主事，歷十年，以員外郎終，年五十八。鮑桂星所說的「貧而負氣，傲睨一切」是對他那確切的頌辭。

『霓裳續譜』共八卷。前三卷都是『西調』，計共二百十四曲，可謂洋洋大觀。乾隆初年的精鈔本『西調百種』還只有一百曲，乾隆間的鈔本『西調黃鸝調集鈔』二卷也只採輯了

西調一百三十四曲。現在這部『霓裳續譜』裏的西調卻比前者多了一倍有餘，比後者也多了八十曲。其中自然絕大部分與前兩書是重複的，可見當時這西調的流行。從陸次雲的『圓圓傳』，我們熟知李自成不愛聽吳歌，要羣姬唱西調。翟灝『通俗編』云：『今以山陝所唱小曲曰西曲，與古絕殊，然亦因其方俗言之。』這西調過於雅致。宋朝人寫詞是比較新鮮的，清乾隆間的西調，竟也寫得跟詞差不多，那就變成陳詞濫調，很少能感動人了。可能這些西調都是出於文人之手吧？我個人只愛好卷二『忽聽得中堂人語喧』一曲，這是根據周朝俊的『紅梅記·鬼辯』改寫的。王廷紹自己可能是比較喜歡這些『名公鉅卿』

實錄
言
逮至騷客」的著作的。他所說的「其足供諷咏者，僅十之二三，」可能也是指的這些西調。盛安的序中就明說：「以其情詞兼麗者列之於前。」

後五卷是各種曲調，以各種「寄生草」和各種「岔曲」爲最多。前者約一百四十七曲，後者約一百四十八曲；其中以單純的「寄生草」爲曲調的凡一百十二曲，以「平岔」爲曲調的八十九曲。這些正如葛蘭坡跋中所說，是「天籟之自鳴，」「寓物抒懷，殆亦如采蘭贈芍，爲三百篇之所不廢。」其他各種曲調有「剪靛花」、「疊落金錢」、「黃瀝調」（卽「黃鸝調」）「玉溝調」、「劈破玉」、「彈黃調」（卽「灘簧調」）「一番

調、』「馬頭調、』「揚州調、』「北河調、』「隸津調、』（應作「利津調、」）「盤香調、』「邊關調、』「秧歌、』「蓮花落、』「秦吹腔花柳歌、』「一江風、』「倒搬槳、』「銀紐絲、』「玉娥郎、』「打棗杆」（即「掛枝兒、」）「螺螄轉、』「重疊序、』「粉紅蓮、』「呀呀呦、』「重重續、』「兩句半、』等等。

這部「霓裳續譜」頗爲各方面所重視。鄭振鐸的「中國俗文學史」第十四章「清代的民歌」的第三節以一整節十六頁的篇幅敘述了這部書，選了約四十曲。蒲泉和羣明的「明清民歌選」甲集選了一百零四曲。最近「中國歌謠資料」第一集也選了十一曲。

在這些曲子裏，有一些是情感真摯動人的，如卷八的「送郎送在大路西」就不是俗套，而能給人清新的感覺：

〔剪靛花〕送郎送在大路西，手扯着手捨不的，懶怠分離。老天下大雨，左手與郎撐起傘，右手與他拽拽衣。恐怕濺上泥，誰來與你洗？身上冷，多穿幾件衣。在外的人兒要小心，誰來疼顧你？那一個照看你？

還有一些曲子是頗有諧趣的。如卷七的「回鷄·罵鷄聽知」就顯出人民的智慧，大有民間故事的風味：

〔數盆〕罵鷄聽知。呀呀喲！你的鷄兒在這裏，不必你着急。你那隻鷄兒，飛在我院裏，魚缸打碎，水撒了一地。活跳跳的金

魚兒，喫在膝兒裏。纔待要趕他，倒飛在屋裏：蹬倒了花瓶，砸碎磁器。小孫孫在坑上，正喫着東西，喫了塊黏糕，卡在心裏。砸了我家伙，你與我買；卡着我的孫孫，請太醫。砸了我的家伙，值多少，唬着我的小孫孫，難難醫治。蹄子，難道說我小孫孫，敵不過你糟害人的一隻草雞？

這不是耍無賴，而是對付耍無賴者的對策。王婆失去了一隻雞，就來訛詐別人，回罵的人也只是像『箍桶記』的聰明媳婦那樣，誇張雞的糟害別人而已。況且，回罵的人也只是說『你的雞兒在這裏，』並沒有不還的意思。此外，像緊接着的『鳳陽歌來了』和『鳳陽鼓鳳陽鑼』都很有趣。後者敘拙老婆做衣服，

「前襟只搭脖羅蓋兒，後頭就是一拖羅。兩隻胳膊三個袖，」她在被責備以後，答覆得極妙，那就更像「箍桶記」了：

「秧歌」前襟只搭你的脖羅蓋，教你走道迎風甚是利落。後頭就是一拖羅，教你擲骰子遊湖你好鋪着。兩隻胳膊二隻袖，那一隻與你裝鯽鯽。

卷八的「姐兒生的似雪花」也很生動。

卷六的「朔風兒透屋」是值得注意的，可喜的：

「馬頭調」朔風兒透屋，雪花兒飄舞。郎君在外面享受福，貪花戀酒不嫌俗。你在外辜負了奴，恨情人心忒毒。奴把香茶美酒預備的停停當當，你爲何把奴的情辜負？無義的郎啊！

你爲何哄奴將急等候，音信全無。丫鬟說：姑娘啊！你這裏悽涼還好受，可憐我這小丫鬟，十冬臘月裏怪冷的，忽搭忽搭，白搨了一夜水火壺。

這支歌使我們很自然地想起明代馮夢龍的『掛枝兒·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。』情人只管調情，卻忘了勞動人民的痛苦，這是說明兩個階級的生活和思想不同，倒不僅僅是結構上的『奇峯突起。』

卷六的『忒也不識頑兒』也是一支好曲子：

〔平岔〕忒也不識頑兒：我也不害羞，犯不着一言半語記在心頭，動不動的傷心兩淚流。不過是當着人的眼目將你閃，

口兒不厚，我心兒裏和你厚。細思想，作女孩人兒有拘有管，不得能較任着意兒施爲，咳，我怎得自由？

這說明當時婦女被壓迫，地位低下，分明與情人心兒裏厚，卻不得口兒不厚。這曲子也是情感真摯而動人的。

不過，要在這部書裏尋找一曲完全抒寫勞動人民生活痛苦的卻較少見。卽如卷五的『揚子江心』是根據『漁家樂·端陽』寫作的，其中說明春夏秋冬漁民歡樂，但冬天卻是苦惱的：『鎖南枝』漁家事，冬最苦惱，寒江風雪凍折腰，罷釣在魚棚，何如醉爲高？乍子歌，破布襖，蓋着破棉絮，唱卻漁燈兒，便是漁家樂。

其實春夏秋天，漁民並不怎麼歡樂。但是，就連這一點「冬最苦惱」的描寫，將這曲子改爲「萬壽慶典」裏的「漁家歡慶」，也不能留住，卻改爲「漁家事，冬最好，」「破布襖」變成「布衲襖，」那一句「蓋着破棉絮」就根本鉤掉了。卽如卷四的「俺家住在楊柳青，」說起「教奴家推碾礮，累的我實難過，」「渾身上下破衣囉唆，每日裏織蒲蓆，纔把那日子過，」「丈夫拉短絳，一去不見回，」夫妻倆，丈夫拉絳，妻子織蓆，生活一定是困苦的，但卻不埋怨剝削者，不恨社會，卻恨「爸爸和俺媽媽一時也就無了主意，噫，就信了媒婆。」也就是說，作爲歌唱者的貧婦是在怨命，說什麼「前因造定受折磨，」要想過好日子，騎在